

◇唐玉霞专栏

# 长夏草木深

长夏草木深，武士留梦痕。这两句是松尾芭蕉的俳句。日本官方说法俳句原型是中国古代汉诗中的绝句。松尾芭蕉这两句就是引自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。其中悲壮气息确实如出一辙。

如果没有国破山河在的悲哀，武士壮怀空余残梦的悲凉，长夏草木深，于我，是故乡小镇运遭。在这个火热的伏天里，深深的小巷，窄窄的青石路，爬满青苔的旧墙，即使一丝风都没有，还是沉淀着一些古老陈旧的凉意。街衢角落，或巷陌最深处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茂密生长的紫茉莉，哦，我们都叫它洗澡花，一蓬一蓬地开放，一蓬一蓬的香气四面洋溢。紧闭的幽暗小屋里，有人在木澡盆里哗哗撩水，小小的窗户开得高高的，即使草木深深，收藏了许多暧昧的气息，然而走过的人，在洗澡花的香气里忽然涌出一层黏糊糊的汗意。

看《枕草子》，清少纳言动辄喜欢来一句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啊。我也常常为这个女人出一层汗。仿佛一个兴致勃勃的年轻女子，人事初开，一花一草，雨后的篱笆，雪后的山川，落花抑或彩云，心仪之人走过的足音，都在心头激溅起层层涟漪。有些有趣，有些无聊，有些甚至面目可憎，可是她都会心旌摇曳。

容易心动的女人，一生过得该如何不平静？可是她这一辈子的不平静，所寄居的是一个容貌平庸、身世平凡的女人，于是她的多情和敏感，黏稠得脱身不得，又深陷得自得其乐。这是有多么为难自己？

清少纳言作为宫廷女子陪着定子皇后度过了十年，定子皇后过世，清少纳言离开官闱，《枕草子》即是于贫贱寂寥中回忆这十年的所见所感，所见无非后官事宜，所感也无非多愁善感。她的兴致勃勃和喜滋滋让人迟疑和莫名。她写《清凉殿的春天》：中午的时候，大纳言穿了有点柔软的樱的直衣，下面是浓紫的缚脚裤，白的下着，上边是浓红绛织的很是华美的出挂……她写四季之美，细细描出春天破晓时渐渐发白的山顶与紫色的云彩，夏天夜里流萤微光，秋天傍晚夕阳归鸦，冬天早晨霜雪与炉火。清少纳言笔下有一种清丽的雀跃。女人年轻时候的跳跃是轻盈美丽的，上了年纪，即使身材没有走样，跳起来也是沉重的，让旁观者感觉吃力。

我看《枕草子》，想到寂寞的紫式部，想



唐玉霞，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，高级编辑。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》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散文随笔集。

到潦倒的曹雪芹，他们一笔一笔细描摹曾经珠玉般滴答落在生活里的感触，像李清照于黯淡的晚年，说：不如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有凄凉，有沧桑，还有淡定和深沉。人在晚年所表达出的文字气质，固然跟个人际遇不可分，也跟每个人对于人情情感的取舍息息相关。清少纳言这个文艺情怀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勉力秉持的清高与矜持，约束了文字里情绪的泛滥，不过文艺或者小资，总有点稚气未脱和此恨只关风和月的执拗。我不是笑话，我在这稚气与执拗里和自己劈面相撞。尬笑不已。

如其得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《枕草子》的甜白轻红里，故乡在我的眼前闪过，晒得滚烫的青石板，吧嗒吧嗒有人光着脚丫跑过；穿堂风悠悠吹，我们在凉床上午睡醒来，颈窝里全是汗；头搭毛巾挽着篾箕卖柴炭的乡下少女，走过每一个大开的门口会放慢脚步……回忆，用清少纳言的话来说——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最后，时间风干了情怀里的水分和凤月中的自作多情，也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有意思吧？

我家乡的美人蕉、玉簪花、鸡冠花，还有茉莉花、白兰花，现在都开得兴高采烈吗？在这个城市呆了半辈子，运遭，我连半片瓦都没有，长夏草木深，到底，还是思乡的。

◇信笔扬尘

# 芋头

罗裳

童年时夏夜纳凉，奶奶出谜语：天上一朵云，地里一座坟，坟里有个鬼，胡须挂到腿。打一农作物。

斜月冷光，树影斑驳，夜鸟凄鸣，别说猜谜，单这诡异的谜面，就把孩子们吓得落荒而逃了。谜底是芋头。平时菜蔬荒年粮，芋头既是粮食，也是菜蔬。和众多菜蔬的身世一样，最早，芋头生长在荒野。那天，一个先民在烈日下独行，忽然看到了这种从未见过的形似盾牌的阔叶，不由惊叹：“吁，好大的叶子！”拔出来，竟有一堆鸭蛋大的根块，更加惊讶：“吁，好大的根块！”

古人总是风雅，既然是植物，就给它戴上一顶遮雨的草帽吧。于是，这种植物有了自己的名字：芋。这是我赋予芋头的民间传说，蓝本是《说文解字》所释：“芋，大叶实根，骇人者，故谓之芋。”训诂学家徐锴注曰：“芋犹言吁，吁，惊辞也。故曰骇人。”

芋头皮色深绿，且带茸毛，状如蹲伏的鸱（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），古人便称其为“蹲鸱”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吾闻汶山之下，沃野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蹲鸱，谓芋也，其根可食，以充粮，故无饥年。”唐人宋棣在《谐谑录》中讲过一则轶闻。唐玄宗时，宰相张九龄派人给户外侍郎萧颖送去芋头，附信里故意把芋头称作蹲鸱。萧颖捎回条子答道：“损芋拜嘉，惟蹲鸱未至耳。然仆家多怪，亦不愿见此恶鸟也。”张九龄将回信给客人们看，满座大笑。

鸱是猛禽，尖喙如枪，利爪如钩，足以让胆小鼠辈魂飞魄散。但给土头土脑的芋头冠以“蹲鸱”之名，听来虽是霸气，不过是披着虎皮的青椒罢了，徒然虚张声势。

芋头真正让人惊心的，是它褪去粗麻布

衣后，白白嫩嫩，滑腻如凝，玉脂如肪，仿佛是饮食月光长大的。母亲刮芋皮，用碎碗片，她认为刀子会残留铁腥气。无论多忙碌，母亲骨子里仍不失一丝精致，守护着生活的诗意与美好。

我乡吃芋头，主要有两种做法。一是蒸芋头，把芋头洗净，上锅煮熟，剥皮即食，黏嫩爽口。若蘸上白糖，更是妙绝，吃起来甜糯软糯，唇齿留香。另一种做法是芋头烧鸡，一道传统的家常川菜，鸡肉质地细嫩，辣而不燥，芋头香糯回甜，入口即化。此菜往往以盆盛之，上桌后满座皆欢，开胃开怀。

芋头俗，芋头也雅。苏轼煨芋头：“当去皮，湿纸包，煨之火，过熟，乃热啖之，则松而腻，乃能益气充饥。”此法颇雅，妙趣横生。今天在苏轼的字里行间，我依旧隐隐嗅到北宋芋头的味道，夹杂着旧墨的气息，让人心醉神迷。为能吃上煨芋头，不惜烧“三城绝品炭，以龙脑裹芋魁煨之”的，恐怕也只有唐人李华了。烧炭的气场盖过了芋头的气息，纯属附庸风雅，当列为行为艺术。

芋头十分入画，是白石老人砚池里的主题之一。白石老人笔下的芋头，自出机杼，仿佛孩童晕红的脸颊，憨态可掬，乖巧讨喜。老人画芋，常忆童年，曾题诗：“一丘香芋暮秋凉，当得贫家谷一仓。到老莫嫌风味薄，自煨牛粪火炉香。”世事沧桑，人情冷暖，都随时光缓缓流逝，只有那些酸酸苦辣，像芋头一样，埋藏在内心深处，咀嚼着如烟如梦的年华。

今年，我在阳台种了数株芋头，摇曳生姿，清气氤氲，恍似空中荷塘。一天，看见芋叶间抽出一朵花，嫩黄色，形似马蹄莲。多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芋头开花，内心涌动的惊喜，不啻我的先人初见芋头。



雏燕新荷 孙世华 摄

◇人间小景

# 我唤回了父亲

张馨丹

父亲年轻时，是老家有名的浪荡子。作为长子长孙，父亲被长辈们惯得不成样子，他的姊妹都考上了大学，只有父亲，初中念完就辍学了，除了各种花样的游手好闲，他什么都没有学会。

直到我出生。突然从子女变成了父亲，身份的转换让他那颗不安分的心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，紧紧地守在我的身边。抽烟、酗酒、赌博，这些词语和父亲的关系突然变得冷淡。家里人都说，有了我之后，父亲的生活终于有了主心骨，我是他的小福星，也是他的小救星。

我长大些后，为了挣学费，家里人帮父亲开了个厂子，他没日没夜地窝在厂子里，最忙的时候，家里人谁都要去帮忙，小辈们也不例外。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叫我做过事，他说因因身体不好，这些苦活就不要做了。父亲中午也是在厂子里睡觉，所以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少，只记得他那时候的脸色就像煤灰洒在蔫黄的枯草上，眼睛浑浊得像老池塘。

初中时我在学校住宿，有一天晚上，因为跟朋友拌嘴气不过，就用公用电话跟父亲哭诉，可是整通电话我都是在哭哭啼啼，父亲根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。大概一小时后，班主任突然把我喊了出去，原来是父亲来了。他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头发紧紧地贴在额头上，大滴的汗液在脸上军队般急行。看到我，父亲急忙问道：“没什么事吧？”“没有啊，就是和同学吵架了。”父亲深深地望了我一眼，“没事就好，厂里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然后迅速转身下楼，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中。

母亲后来告诉我，当时家里的电动车坏了，父亲挂了电话，晚饭也没吃，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，而家和学校的距离有十多公里。想到父亲又要骑自行车回家，我的沉默与愧疚便渐渐延伸出了十多公里。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在语文课上读到这句诗时，我泪如雨下。

初中时，住校生周末可以回家，但父亲不

肯让我回去。“囡囡，我和你妈都是粗人，没什么读书的天分，所以你看见我，我每天在厂里累死累活，你姑姑每天在办公室吹空调，但我挣得连人家三分之一都不到。你一定要趁别人回去玩的时候自己用功，争取考上大学，你将来也不想和我一样，在一个小厂子里过一辈子吧！”我知道父亲年轻时的游手好闲，因此，我更知道父亲能说出这番话，背地里该承受了生活怎样的拳脚。

但父亲也不是把我扔在学校不管了。每个星期天的中午，父亲都会骑着电瓶车过来，陪我到校外下馆子，然后再匆匆回去。有时我想吃饺子，父亲会让母亲提前包好，带到饭店去，请老板娘煮好。在我的某篇作文里，我写道：“那一袋留有母亲的指纹与父亲的体温的饺子，支撑着我把所有的孤独与悲伤包进肺腑，用各种书籍把我的灵魂塞得满满的。”庆幸的是，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成功考上了大学，那一天，昏暗的厂子里四处回荡着父亲的笑声。

父亲年纪大了，便从厂子里退了下来。但他并没有捡回曾经游手好闲的性子，而是和熟人一起搭车去做小工、摘野菜，继续挣点小钱。每年我回家，父亲总会早早赶到车站，守在出站口，盯着每一辆到站的车，在我看到他之前先看到我，然后兴奋地挥动着双臂。接到我后，他劈手就把行李箱包和书包抢到了他的手里，然后一起坐公交车回去。说是坐，但因为座位少，乘客多，所以往往是我坐着，他站着。“你太累了，睡一会儿，到站了我喊你。”除非我旁边有空位置，他才会坐下，不然哪怕车后面有空位置，他还是紧紧站在我身边，默默守护着他的女儿。

我至今都记得，有一次我在车上从睡梦中醒来，抬起头，正好看到父亲正深深地望着我，眼角微微弯着，连带着皱纹如蚯蚓般拱起。见我醒了，他笑了笑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莫名地一酸。

◇灯月闲话

# 滕子京和张三

朱辉

在中国历史上，滕子京绝对算是一个名人。读过初中的人，估计没人不知道他。然而绝大多数人对他又十分陌生，连他“身份证”上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其实滕子京实名“滕宗谅”，字“子京”。

滕子京因为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而名扬天下。前几年网剧《庆余年》热播，剧中有位侠士叫“滕梓荆”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许多人出于好奇心，去查阅历史资料，想知道滕子京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结果发现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，范仲淹笔下的滕子京，被贬知岳州（岳阳）之后，将当地治理得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还重新修建了岳阳楼，给岳阳留下了最具辨识度的地标建筑。而司马光笔下的滕子京，不仅是个贪污犯，而且因贪污受处分后，依然不收手。

“滕宗谅知泾州，用公使钱无度，为台谏所言，朝廷遣使者鞠之。宗谅闻之，悉焚公使历。使者至，不能案，朝廷落职徙知岳州。”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，对滕子京“泾州挪用公款案”进行了如上描述。接着司马光还指责滕子京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，中饱私囊。“所得近万缗，置于厅侧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极雄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。”

对此，如今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不太客观。当年西夏入侵大宋，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仅百余里。滕子京沉着应战，筹集粮草，招募兵士，最终赢得泾州保卫战胜利。局势稳定之后，他决定用公款十六万贯犒劳士兵，

抚恤战死官兵家属……此举被政敌告发，说他从中侵吞了几万贯。朝廷派人勘察此事。据说滕子京因为怕株连无辜，将账本和抚恤名录全部烧光，因此获罪。幸得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力为之辩白，最后滕子京仅官降一级。至于修建岳阳楼贪污，可能只是司马光个人揣测。滕子京后来因为治理岳州有功，调任江南重镇苏州当知州，可见当时朝廷并没有认为他有贪污行为。

司马光为什么要污名化滕子京？理由也不难找。司马光是北宋保守派代表人物，范仲淹、滕子京都属于改革派，政见不同。《宋史》评价滕子京：“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，无余财。”至死“无余财”基本可以确定滕子京是清官，毕竟那年月没法将资产转移国外。

不过从法律角度看，滕子京不值得后人学习。如果法学博士罗翔老师以他为例，讲解“泾州挪用公款案”，那滕子京就成了“法外狂徒张三”。因为按照如今的刑法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放在任何朝代，这都属于犯罪行为。当年滕子京仅仅是清官，毕竟那年月没法将资产转移国外。

滕子京应该是个能吏，或许还是清官，但同时也是个不太守法的“一霸手”，不宜作为官员榜样。

◇小说世情

俞一凡年轻时长相英俊，体格健壮，惹姑娘们喜欢，却只有邻村叶知芳入他的眼。

繁花盛开，俞一凡牵着叶知芳上山摘野果，追呀闹呀乐呀，累了就依偎在青石板上，凝视着山下裂开了缝的田野，忍不住唉声叹气。

“我请媒人早些到你家提亲，你快嫁过来，我家就多了一份力量。”

“我也想啊，可是……”

俞一凡见叶知芳面露难色，想到自己家仅三间土砖屋，田地干旱缺粮少饭，一日三餐填不饱肚子，哪个爹妈愿意女儿往火坑里跳呢。即使俞一凡和叶知芳相亲相爱，俩人发誓非他（她）不嫁（娶），但叶知芳也得听父母的意见啊。

炊烟袅起，蛋黄般的日头快落土了，俞一凡和叶知芳笼罩在金色余晖里。

叶知芳隔三岔五往俞家跑，老叶的脸色就越发难看了，有一天把叶知芳堵在家门口。

“爸爸，俞家是穷，他们村又缺水，但这都是暂时的……政府要修渠道了，引涟河水灌溉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。”

“广播里都说了，反正我和俞一凡已报名，明天就跟突击队上工地。”

“你，你别后悔……”

半年后，叶知芳回了一趟家，脸面黑瘦了一圈。“爸爸，俞一凡挖到宝贝了！”

老叶撇撇嘴：“你们每天开山放炮、搬石头、打夯，哪来的宝贝？”

叶知芳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们修北干渠时经过一座山，挖出一大堆石头，当时也没人在意。不久下了一场雨，俞一凡发现一块古怪的石头，表面现出鱼纹，栩栩如生……他猜是鱼化石，是文物，懂不懂？”

老叶瞪大了双眼：“鱼化石？那得好多年啊。”

叶知芳说：“经专家鉴定，它确实是宝贝，作为地壳运动的产物，距今起码有一千多年，得到了文物部门的保护……那么大一堆山，渠道横穿而过，奇迹时有发生……”

“要是能挖到化石……”老叶心里一动，抿嘴笑了。很快，俞一凡挖到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些人都想一探究竟，老叶就领着他们自带干粮赶赴工地，悉数加入修渠大军。

“爸爸，外公挖到石鱼了？”多年以后，俞一凡伫立渡槽上远眺，他的头发白了，背部微驼，旁边的渠香扶着问他。回忆当年十万大军齐喊号子架槽梁，挥汗如雨筑坝堤，俞一凡心生愧疚，悔不该以那种方式诓骗老叶带人支援渠道建设。“你是大学生，你猜呢……”俞一凡声音很细。

龙城灌区修建历时一年，分南北干渠，总长二百四十公里，灌溉着两千五百平方公里万亩农田，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缺水种粮的难题，兼具工业供水、发电、航运、防洪排涝、养殖等综合功能。其中有一条二百多米长的钢筋水泥渡槽横跨俞家上空，气势如虹。全线建成通车那一天，俞一凡和叶知芳举行了婚礼。俞一凡的妈妈撩起渠道内白花花的河水，激动得老泪纵横：“这是金子，我闻到稻谷的芳香啦。”次年，叶知芳生下一胖小子，取名渠香。

有了水的滋润，早晚双季粮食大幅增产，日子就有了奔头。俞一凡每次从渡槽底下经过，总要仰望那条笔直雄浑的“飞龙”，心里陡增一股豪情。渐渐地，村道水泥硬化，楼房取代土屋，渠香鲤鱼跃龙门，考上了重点大学。俞一凡和叶知芳经常上渡槽溜达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渠香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一家大型国企当高管，好端端的突然就辞职不干了，也没跟父母商量，急得俞一凡夫妇吐血。

“如今想找一份既稳定工资又高的工作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说干就干呢？”这一天，俞一凡把渠香叫上渡槽，想劝他改变主意。

渠香说：“爸爸，过去咱村一到旱就天干地裂，颗粒无收，如果不修渠道、渡槽，能引来水源吗？如今咱村河网密布，水资源丰富，而劳动力流失在外面，村子空了，就得转变思想……我想回来发展。”

俞一凡问：“你已经想好了？”

渠香胸有成竹：“我前期做了大量工作，想把闲置的田地利用起来，搞渔场、稻田鱼轮作……”五年后的夏天，俞一凡父子又上渡槽看风景，别墅前一辆辆满载鱼虾的货车正开往城里。渠道两边游人如织，火红的石榴，亮紫的桑葚，更有那哗哗的流水卷起欢快浪花，不舍昼夜地流向南，流向北……

